讀者

從拙著陶淵明創造詩禪的背景與陶淵明禪悟的探索兩文中，當可明瞭淵明全部思想演變的進程。但我們若要從淵明的思想中，捕捉到淵明整個的禪心，則必須再從淵明個人的根性，與中國當時儒家思想受曹魏、何晏、王弼、播揚老莊玄風的震盪後，又受到印度傳來的佛教思想的衝擊，淵明個人對其所發生的反應來追索。因爲當時中國思想界，尤其是一般士大夫階級，已是到了不入於佛，卽入於道的情勢。如何充傳云：充性好釋典，常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又謝萬譏郗情及其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其弟準崇信釋氏，故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這就可以代表當時士大夫思想的趨勢了。只有陶淵明是個特異的人物，他自稱他是質性自然，性剛才拙，好讀書，不求甚解。顏延之說他是心好異書，學不稱師。我們把這些話總括起來，就可知他是個本性率眞，意志堅強

特載

，善於思考，求知心特重的人。不論何種異端的書，他都喜加以研究，但他却不肯穿鑿附會，死於那一家學說的章句之下，如漢儒博士註經，一部經書，去作數十萬言的註解。他讀書的目的，只是要擷取書中的精義，以爲已用。他雖然自說少年遊好在六經，初讀的是儒家的書，但他因爲好讀異書，成年後對道佛兩家的書，也是同樣研讀。近人古直氏著陶靖節詩箋，指出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古氏是從陶詩字句胎襲的形跡上考證，發現陶詩用事，道多於儒。若就陶集中詩文含義細索，我覺得淵明所具佛家般若系統的思想，正自不少。只是淵明在詩文中表現這種思想，都異常含蓄，不多露痕跡。有時只好靈光一閃，使讀者瞥眼即逝。更因晉時的佛學大師，如釋道安、支道林、慧遠等，爲迎合當時談玄的風尚，都借用道家語來解說佛法，謂之格義。譬如般若經說「性空」，當時譯作「本無」。淵明詩：「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一些人便說他是本於列子、淮南子，而不認爲是出於佛家的般若思想。故朱自清氏陶詩的深度一文中就說：陶淵明的思想是孔子學說的道家化。因爲朱氏根據淵明飲酒第二十首所述：「羲農去我久，擧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弼縫使其淳。」詩中的「眞」與「淳」兩字，都不見於論語，而是出於莊子的漁父篇，與老子的五十八章的緣故云云。陳寅恪氏著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更以陶集中詩文未見有贊同或反對能仁教義之單詞隻句，故指淵明平生保持陶氏世傳之天師道信仰，雖服膺儒術，而不歸命釋迦。又說淵明形影神三詩，實代表自曹魏末至東晉時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觀演變之歷程，及淵明已身創獲之結論，即依據此結論，以安心立命。故認爲淵明之思想，是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

。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卽與大自然爲一體。故淵明之爲人，實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宗天師者。他又說：淵明形影神三詩，最後神釋一詩，末二句「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與范子眞所著神滅論之意相吻合。因陶范俱天師道世家，故思想冥會如此。陳氏除認淵明是范子眞神滅思想的先驅外，他還說：凡研究陶淵明作品之人，莫不首先遇一至難之問題，卽何以絕不發見其受佛教之影響是也。以淵明之與蓮社諸賢，生旣同時，居復相接，除有人事交際之記載而外，其他若蓮社高賢傳所記聞鐘悟道等說，皆不可信之妄語也。又云：淵明種姓，出於世奉天師道之溪族，其關於道家自然之說，別有進一步之創解，宜其於同時同地懸遠諸佛徒之學說，竟若充耳不聞。又云：淵明旣有如是之創解，自可以安心立命，無須乞靈於西土遠來之學說，而後世佛徒妄造物語，以爲附會，抑何可笑之甚耶！

筆者對陳氏所說，有同意，也有異議。同意的，是他說淵明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卽與大自然爲一體，以爲安心立命的創解。異議的，是他所說淵明是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宗天師。尤其不同意他所說的：淵明神釋詩：「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兩句結語，是與范子眞的神滅同一含義。因爲這兩句，在淵明詩中指出要滅的是形與影而非神，這是陳氏讀詩時誤會了淵明詩的原意，且留待後面細說。卽如陳氏自己對淵明所具思想的結論，稱讚淵明自調安心立命的勝解，是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卽與大自然爲一體。這分明是說精神與大自然永遠同在，如何能認淵明是與范子眞共主神滅呢？

現在我再來解釋淵明的形影神三首詩，此三詩是陳氏認爲最具足淵明思想的代表性。但以筆者之意，最能代表淵明思想的極高點者，該是淵明詩中的智慧超脫

語句。在這種語句中，只要有數字染神，使我們讀了，就陡覺其靈光閃耀，迥脫塵根。恍然窺知淵明思想中禪心的所在，因而自己的心靈，在不知不覺中，也與之合而爲一。以筆者自己而言，每讀到淵明的「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等句子時，就眞有以心印心之感。至如形影神三詩，確也可說是淵明論人生宇宙思想之作。但淵明還另有一首連雨獨飲詩，我們更不可忽視，至少應與形影神詩共同參究。因爲形影的表意，是破相遣執；連雨獨飲的表意，是顯性存眞。淵明形影神三詩，我們首先要認清的，是淵明以神爲自然存在的主體，代表不生不滅的本性。形爲第一依附神的客體，代表人類的生死肉身；影爲第二依附神的客體，代表人類的無明意識。此等依附神的客體，本是隨緣而生，故生是幻生，也是隨緣而滅，故滅亦幻滅。幻生本無足喜，幻滅更無足懼。而客體形影不明此幻生幻滅之理，而偏要營營以惜生，造成種種恐怖苦惱。故淵明特假神以主體地位，而爲客體形影說法，勸形影縱浪大化，不喜不懼，在生死海中，委運解脫。陳氏認此爲淵明自闢之勝解，但筆者認淵明此種勝解，正由深入儒釋道三家堂奧苦參而得，尤以釋家般若思想爲多。譬如磨鏡，塵垢盡除，光明自現。故能卓立不移，不諂道，不佞佛。按佛家般若思想，乃要人悟入不生不滅的平等本性，佞佛就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自性如來。即以他對儒家態度來說，也是很突出的。他在躬耕之餘，盥濯茅簷下，飲酒休憩時，忽然高吟起來：「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以一個自稱孔子的先師的儒門弟子，竟直言不諱，承接的却是對孔子問津不告的兩個隱者的心印。他倘非澈底領會孔子與沮溺避人避世是抱同一守道的苦心，他是不敢如此放言的。由是可知，淵明這時的思想，欣慨交心的，只是悟得一個不二的道心。

他這個道心，是得來不易的。他在連雨獨飲詩最後四句說：「自我抱玆獨，僵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他用四十年之功，始參得這個道心的存在。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載沃儀仲評此詩云：「淵明他作談生死，猶是彭殤齊化之達觀，獨此云，忘天任眞，形化心在，誠有不隨生存，不隨死亡者。一生本領，逗洩殆盡！」可稱的評。如果我們還指淵明主張神滅，豈不使他自己叫屈？淵明對這個如佛家般若思想所謂性色眞空，性空眞色，不生不滅的心的參透，雖亦可稱孤明自發。但依筆者推測，當時與淵明近在咫尺廬山上的慧遠法師，很可能是淵明孤明自發的引路者。因爲慧遠本人，就是先飽讀儒道兩家的書，聽釋道安法師講般若經而發悟投入佛門的。慧遠發悟後，曾說：「儒道九流，皆是粃糠！」他之契心般若，可謂至矣盡矣。淵明與慧遠爲友，已見於書中記載，淵明天資絕倫，又富有儒道學問根柢，對般若一聞便悟，絕非異事。而且慧遠法師也是一位不尋常的學者？據謝靈運作的廬山慧遠法師碑云：「法師蕃曠刼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鑑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澈，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嘆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又云：「師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來向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心存廣圖，大援羣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新本無二，卽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嘆曰：『漢人未見新經，便暗與理合！』如靈運所述碑文，不但法師之德學爲異域景仰，其智慧更爲一代

大哲鳩摩羅什所推崇。尤其委派弟子出國，尋究經本，迎請禪僧，來中土從事翻譯。可見他尋求眞理，發揚文化，是懷有極大的抱負的。以這樣一位有德學有智慧有抱負的法師，是不會不爲淵明所親近禮重的。徒以淵明集中，與慧遠法師沒有酬答的詩文，故陳寅恪氏遂謂蓮宗鑑諸書所載，如淵明與慧遠法師談道契合之類的事蹟，都是僧人假造的妄語，以作其淵明無視於慧遠諸佛教徒學說的論證。這是很欠妥的！筆者試舉一例爲證，宋書沈約作的淵明傳載：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又據顏延之作的陶徵士誄，文中延之自述與淵明，端的是交情深厚。但我們在陶集中，就看不到淵明對延之有一字的贈答。我們若據此推論是淵明對延之輕視，更說沈約所述與延之自述與淵明情款各節，都是假造的妄語。這就不但冤屈了沈約與顏延之，而且也同樣誤解了淵明了。

筆者覺得我們在今日研究陶淵明思想，大可不必在他詩文中一章一句地分析他得自儒釋道每一家成分的多少，甚而至於歸屬那一家，强要把他穿起道士的法衣，或披上和尚的袈裟，與戴上孔門的儒冠。因爲他是個質性任眞的自然人，一點不受裝扮的。譬如若强說他奉天師道，他明明是個「祀竈非恤」者！若强說他歸命釋迦，他集中從沒說過一個佛字！最可怪的，他自己已自稱孔子爲先師，而却偏又說他承接的是長沮桀溺的心印！他的本性這般不受外物拘束，這樣任眞放浪忘形，他平生讀各家的書，和各類人物接觸，以他絕頂的穎悟，來吸收各種各樣可以爲已用的學說精義，來創闢他安頓人生的天地。他如蜂兒採花釀蜜，把所吸取來不同的花汁，融合衆味爲一味，這蜜就是陶淵明的思想和禪心啊。